

HAN GIANE

来了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田野◆著

狼 来 了

田 野 著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来了/田野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28-06876-9

I. 狼…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503 号

狼 来 了

作 者:田 野

责任编辑:李 灵

封面设计:何 晨

出 版 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830001

印 刷 者:平凉印务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1/32 850×1168 毫米

印 张:10 字数:16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册

ISBN 7-228-06876-9/I·2181

定 价:18.00 元

她，一个现代版的『王昭君』。

他，一个得财又想得色的

调情圣手，商界奸雄。


钱、权、性、色、彰显人性本色。

与狼共舞是无可奈何，

狼来了，他欣喜若狂。

一夜情，

衍出一场商界大战。



狼

来了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田野◆著

内容简介

他第一眼就瞄上了她，并不仅仅因为她天生是个“尤物”。他因机床厂签订了6000万的合同，只是想拥有她一个晚上。

她成了他的情妇，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商界巨富。她是现代版的“王昭君”，却背负着荡妇的骂名。

中国的机床市场正面临着天顶之灾，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大战，战火熊熊、硝烟弥漫。这似乎是一个黑白合流、人鬼难分的世界，但在钱与权的消长、灵与肉的冲突中，却仍旧可以看到人类最本质、最原始的真挚感情。

目 录

第一章	濒临倒闭	1
第二章	临战告急	31
第三章	益都汇战	77
第四章	一触即发	97
第五章	攻战偏激	119
第六章	惨痛的代价	141
第七章	与“狼”激舞	183
第八章	市委谈判桌	219
第九章	国际论证	267
第十章	民族工业在崛起	295

第一章 濒临倒闭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闹钟里又传来这首讨厌的歌曲。段主秀“咚”地坐了起来，两下三下地穿上衣服冲进卫生间洗脸刷牙。然后打开煤炉，淘好米下锅，又抓起塑料篮子去排队买油条。

当她挎着装满油条的篮子回去时，段彦祖已把煮好的稀饭舀成了两碗摆在了桌上。段主秀拿个大盘子装好油条，又装了一碟豆腐乳。两人便坐下来吃早饭。谁都没有作声，整个屋子里只听见“哧溜、哧溜的喝稀饭的声音。”

“你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已经替你存进存折里了，走的时候记着把衣服带全，免得到了学校后又打电话回来说忘了带这样，又忘了带那样。最近厂子很忙，我可没时间给你送东西。”段彦祖喝完稀饭，用手纸巾擦着嘴对女儿说。

段主秀慢慢地喝着稀饭，说：“我晓得给袁阿姨电话，她会给我送来，不用劳您大架。”

段彦祖严肃地说：“我在和你讲正经事，你别给我打岔。”

段主秀“哼”了一声，埋头继续吃着饭。段主秀在省里一所大学里念书，今天是暑假里的最后一天，明天她就要返校了。想着从明天起，段彦祖就又只能自己做饭吃，她就心里一阵难受。母亲已经死了五年了，就算是守节也应该守够了吧！看着父亲那并不太老的模样，段主秀忍不住壮着胆子说了一句：“爸，你把袁阿姨娶了吧！”

“胡说！”段彦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提起自行车就要下楼。段主秀被父亲吓了一跳，忍不住就想流眼泪。

段彦祖走出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你不是说今天要去买英语参考书吗？身上的钱还够不够？”

“够了！你把你自己顾好就对了！”段主秀站起身来，收拾好碗筷就往厨房走去。

段彦祖无趣地下了楼，心里琢磨着女儿的话。他在华达机床担任党委书记已十多年了，妻子也死了五年了，他不是没考虑过再婚，以前只顾忌女儿，现在女儿已上大学了。他心中也有了合意的对象，只是厂里最近十分不顺利，他满心里都装着厂子里的烂事，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也理不清，所以就把这件事搁了下来。刚才经女儿一提

及，不由地又动了心神。

段彦祖刚进办公楼，看看表，还不到上班时间，办公室主任袁珍迎面走了过来。袁珍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前夫是个私营企业老板，近几年大发了一笔财，而袁珍仍旧在这要死不活的厂子里呆着，于是离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袁珍人长得端庄，待人和气，但她一直没有再婚。不知怎的，段彦祖此时的心跳加快了许多。袁珍对他说：“段书记，你听说乔厂长辞职的事吗？”段彦祖知道，袁珍是不会随便乱说话的，加上这几次厂长乔健总是唉声叹气，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段彦祖便信了八九分。

但他只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了。他匆匆忙忙地进了办公室，这些日子他突然很怕和袁珍单独相处。

段彦祖在办公室坐下，抽了支烟，就牙疼开了，他这些日子总闹牙病。一上火就走牙，好几个月腮帮子老是胖胖的。他知道乔健迟早有这么一天，可没想到这么快。乔健为 SOG 的事，一直跟局里顶撞。乔健早就嚷嚷过不干了。局里也对乔健一直挺烦的。加上副厂长唐开放跟局长蒋邦伟是同学，经常到蒋邦伟那里去打小报告，弄得乔健总挨批，挺被动。段彦祖在里边和了几回稀泥，也没用。乔健脾气太倔，厂里几个副厂长都跟他闹不来。唐开放又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有时就当面吵。唐开放总

想扶正。这事还好得了吗？

电话铃急急地响起来。段彦祖抓起电话，是财务处打来的，说到亨达公司要账，还是要不回来。段彦祖说下来再说，就放下电话生闷气。厂里已经找了好几趟下属企业亨达公司。现在亨达公司欠厂里 80 多万元钱，刘波那个小子就是拖着不给。听说他还偷偷找市里想着独立出去呢。

刘波过去是华达机床厂二车间的副主任，三年前，刘波带着五百多个下岗的工人成立了亨达设备公司，厂里也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物力，应该说亨达公司是靠着华达机床厂发展起来的。可现在厂里把亨达公司养肥了，他们就一分钱也不想交了。厂里每次去找刘波都躲着不见。现在厂里正在钱上发愁呢。马上就要开订货会了，可是账上连钱还没有。昨天晚上，销售处长张华苦着一张脸找到他家里，问订货会还开不开了？会期已经一推再推了。

段彦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他觉得很累。他已经当了两届书记，上一届厂长老鲁光吹了两年大话，什么正经事也没干出来，临下台跑到海南做生意去了。乔健是个干事的人，一上台就和总工温难研制 SOG 数控机床，现在已经有了眉目了，可就是缺钱，差临门一脚了。乔健总嚷嚷要去国外考察一下市场，可局里就是不同意。局里

也不知道想的是什么，一分钱也不想投了。银行的贷款也到不了位。乔健好几次对段彦祖讲，说他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在舞台上跳来跳去的拙劣的小丑，累得要死，观众也不买账。他真想不干了。乔健说：“我老乔刚刚42岁，就这样在华达机床厂不死不活地泡下去了？”段彦祖感觉到一阵悲凉。他十分恨自己，当初不该脑袋一热，当什么书记。今年的订货马上就得开了，可是现在厂里的账面上，一点毛钱也没有了。都说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亲生儿子，可到了这时候，就好像是后娘生的一样，没人疼没人管的。

段彦祖就觉得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好像有人在里挖沟。他起身去乔健的办公室，一推门，乔健不在，桌上有一杯开水，还冒着热气，好像乔健没有走远。段彦祖刚刚要出来，总工温难严重的一张脸进来了。

温难皱眉问：“段书记，老乔真的不干了？”

段彦祖一愣：“你也知道了？”

温难叹道：“他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两句，就放下了。我再打，就没人接了。我忙着过来看看。”

段彦祖骂道：“我也是刚听说。这老乔，就不能让步吗？现在厂子都这样了，还闹什么个人意见啊？对了，你好点了吗？这几天忙得团团转，也顾不上去看你。”

段彦祖盯着瘦瘦的温难。温难病了快一个月了，总是闹肚子疼。段彦祖好几次劝温难住院，温难也不去。说没钱。

温难心不在焉地说：“我没事。”他看看乔健乱乎乎的办公桌，疑心地问：“他去哪了？”

段彦祖摇头：“我正找他呢。”说完，就转身出来。

温难迟疑了一下，追出来喊住段彦祖：“段书记。”

段彦祖回过头：“有事？”

温难刚刚要说什么，见副厂长唐开放走过来，就说：“没事。”就忙着转身走了。

段彦祖被弄得愣住了。刚刚想喊住温难，唐开放走过来：“段书记，局里来电话，下午要来咱厂开班子的会。”

段彦祖问：“什么内容？”他盯着唐开放那张瘦脸。他总觉得唐开放心思用得太多，总也胖不起来。

唐开放摇头：“电话里没说。”

段彦祖苦笑笑：“我知道了。”

唐开放就下楼去了。段彦祖再回头找温难，温难已经没影了。他想温难一定去一车间了。就也去了一车间，他想刚刚温难一定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段彦祖觉得温难这人挺怪的。今年四十岁了，可一直没找对象。温难人也不古板，也风趣，追他的人不少，可他硬是没结

婚。有人传说他在大学搞对象失恋了，就对女人失去兴趣了。段彦祖不相信，他觉得温难不像是那种不开通的人。可温难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女朋友，真是一个谜。

温难却并没有在一车间，段彦祖只得折了回来。刚在办公室坐下，袁珍就进来了。段彦祖连忙起身让座。两人坐下后，段彦祖便叹了口气，说：“三个月没给工人发工资了，再这样下去怕是工人真要造反啊！现在乔厂长又这样子，这不是把华达厂往死里推吗？我这个书记可当得真窝火！”

袁珍叹了口气，没说话。

段彦祖顿了顿又说：“我现在就盼着 SOG 早点投产，厂子就全活起来了。”

袁珍艰难地笑笑：“你真是个乐天派，钱呢。现在启动就要钱。我还担心有人打 SOG 的主意呢。”

段彦祖一愣：“你说什么？”

袁珍看看段彦祖：“你真是有些木头了，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温难一定也感觉到了。他没对你说什么吗？”就站起身，盯着窗外。窗外，一片云在灰色的天空上游移着，似乎也有些心神不定。袁珍看着那云在变幻。

段彦祖笑了，摇摇头说：“你是说老乔吧？我想他还不至于如此。他写辞职报告也是赌气呢。”

袁珍摇头笑道：“你考虑问题总是往好里想，不说

了。”她转过脸来，看着段彦祖消瘦的脸庞，皱眉道：“这些日子你又瘦了。到医院去看看吧，别有什么病吧？你总是心事重重的。”

段彦祖摆摆手：“算了算了，不提这些烦人的事。”也走到窗前，盯着外边。

袁珍叹口气，抬眼看到窗台上的花该浇水了，就拿起桌上的茶杯走过去浇水。脚下一滑，差点摔倒，段彦祖忙去扶她，袁珍就倒在段彦祖的怀里。

两个人一时挺尴尬。袁珍脸一红，推开了段彦祖。两个人对望了一下，袁珍笑道：“你这是乘人之危啊。”

段彦祖脸红红地笑了。

乔健昨天交了辞职报告，心里突然放松了。他感觉到，人其实是很容易闲下来的，所谓苦恼，大都是自己找的。他一上班，就给温难打了个电话，通报了一下交了辞职报告的事。温难忙说老乔你别乱来。乔健咬咬牙说：“我去意已决。”不等温难再说什么，乔健就放了电话。他刚刚沏了一杯茶，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他接了电话，是黄河厂财务处长曾海腾打来的。曾海腾说他现在在益都酒店，请乔健来宾馆商量一下去黄河厂的事。乔健就放了电话，起身出了办公室。

三年了，乔健一直为 SOG 机床的事上火。这个新产

品是他跟温难两个人熬了好几年的心血才弄出来的。还指望这玩意让华达机床厂翻身呢。可是现在样机都搞不出来。一点钱也没有了。现在银行是嫌贫爱富，对华达机床厂看也不看一眼了。年底要开订货会，全国各地的客户们就要来订 SOG 新型机床，可拿什么让人家看啊？狗屁都没有呢。

乔健知道唐开放想当华达机床厂的厂长，暗里挑着几个副厂长一起跟他闹事。乔健不理解，这样一个破官有什么好当的。唐开放想什么呢？真是有病啊。还总是局里去乱打小报告。乔健知道唐开放跟几个副局长好得很。他也知道自己在局里总弄不顺，跟唐开放有关系。说起来，乔健跟唐开放还是大学同学呢，这同学真是要命。以前乔健跟唐开放私下议论过局里的事，估计也都让唐开放拿去汇报了。乔健心里骂：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实在是干烦了。这个破厂真没什么呆头了。他昨天一生气就写了辞职报告交到局里去了。他想去黄河厂。

黄河厂厂长杨文忠已经私下跟乔健接触了好几次了。第一次，杨文忠就给乔健一万块钱，说是让乔健到他们厂里指导一下机床生产的事。乔健知道杨文忠这样客气是什么意思，现在黄河厂也在搞新型机床。他没敢答应。可后来杨文忠又找他，渐渐地就把乔健说得心眼活

了。杨文忠说：“你乔厂长不就是想把 SOG 搞起来吗？我们有钱有地方，你到那里还怕搞不出来啊，可你现在就这样窝囊着，再过两年，你那个研究项目就过时了。时不我待啊。”杨文忠这番话，还真把乔健说动了。是啊，自己多年的心血，不能这样废了啊。乔健写辞职报告，不能说跟杨文忠没有关系。

SOG 是他和温难研究的成果，他自己这样一走，算怎么回事呢。可是他又不肯跟温难认真讨论这件事。他能想出温难是一种什么态度。

乔健心里乱乱糟糟地走出了厂办公楼，迎面碰上了胖得像个皮球似的销售处长张华。

张华满脸都是笑，对乔健说：“乔厂长，咱们的销售会还开不开了？别的厂都已开始动起来了。”

乔健看看他。张华在销售处干了几年，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似地胖起来了。厂里的工人们都说张华这两年几乎就没在家吃过饭，不是请别人，就是人家请他。总之是吃肥了。不过张华也干得挺好，去年就推销出去好多机床，不然，厂里今年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乔健摇头说：“不开怎么行？不开订货会，明天厂子吃什么？开！”

张华苦笑道：“厂长，可没钱啊。我昨天找财务，韩宗亮还是说没钱，就是提前扣下的那三十万块钱的会议费，